

文化 | 专栏

★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

马粪止吠

一九八七年,一部名为《京都球侠》的片子在影院上演。片子里讲的是,一群百姓与洋人踢球最后却被朝廷砍头的故事。该片最终被评为年度最差影片,原因是,娱乐性太强了。其中,有个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男主角与女主角一见钟情,两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忘情地拥吻。

那对恋人肆无忌惮接吻的情景,曾让我感觉万分惊讶。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两个成年人在影院暗地里交流心得,他们说,那对亲嘴的男女,唇与唇之间应该是隔了一块玻璃,不然,怎么好意思在大街上放肆地亲热呢……

这,绝对是一种天才式的论断。

唇是一种会惹是生非的器官。没有它,就不会有辩论,就不会有整天喋喋不休的劝告和争吵,也不会有轻声的啜泣和缠绵的呻吟。这样,大家就不会整天为所谓话语权争来争去,这个世界好像也就安静了许多。

只是这样一来,生活就苍白了许多。伊丽莎白·泰勒的魅力大减不说,张柏芝女士也就无缘站在城楼上面对千军万马发出勾魂摄魄的声音。依次推理下去,所有电影都是默片。范冰冰女士如果想搏出位,就必须纯粹依靠妖冶的身材而舍弃勾魂的嗓音。靠教外语混饭吃的李扬,则不妨改行教人邯郸学步。同时失业的,还有本山大叔、宋丹丹、姜昆、周立波……一句话,娱乐业、传媒业,包括王婆女士的皮条客专业统统没戏。

有了唇,世间开始出现无

边际的赞美,同样也出现了没有底线的批评与诅咒。当然,有时候二者是交替进行的。有人当面赞美,背后诅咒。还有的人当面批评,转过脸去还是批评……有了赞美,就有了收买。有了批评,就有了惩罚。然后,有人因为溜须而高升。还有人,会因为讲真话而下地狱。

这,是一个物种强盛时代的玩笑。

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然而却死在胡适的前面。傅去世后,胡适写信给傅的夫人说:“他的学业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但他写信总自称‘学生’,三十年如一日。我们见面时,也常‘抬杠子’,也常辩论。但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为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

胡适的信,痛悼之余不乏幽默。学识不对等的谩骂或义正词严,往往连一个屁的价值都不如。

王熙凤带着宝玉外出,巧遇马夫焦大醉酒骂街。焦大说,贾府的人“扒灰的扒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宝玉傻乎乎地问凤姐这是什么意思,凤姐随即让人抓了一把热气腾腾的马粪,堵住了焦大的嘴。

宝玉不可能理解焦大的批评方式。他整天养尊处优,获取下层人信息的渠道有限。宝玉要想听听真话,则首先必须把那把热气腾腾的马粪叫停了,否则,“扒灰”这等深奥的学问他是搞不明白的。

“马粪止吠法”,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白象施展“乾坤大挪移” 娱乐营销一举三得

所向披靡的“乾坤大挪移”吸收了武学中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的要旨,而在营销中,著名方便面企业白象食品集团(以下简称“白象”)也正在河南省施展着一场巧妙的娱乐营销“乾坤大挪移”。

从今年7月起,白象推出升级新品——白象大骨面,为了打开市场,在单纯投放广告的同时还通过娱乐营销手段进行巧妙宣传。而白象的这一套“乾坤大挪移”已经显示出其“威力”,不仅是白象一家得利,娱乐营销的载体(娱乐节目)以及受体(目标人群)也都各有所得,实现了一举三得的“三赢”局面。

白象在明确大骨面上市初期首要目标人群以及整合已有资源后,通过独家冠名河南都市频道《我是大赢家》以及独家赞助在郑州大学举办的打鱼音乐节,将娱乐营销玩得风生水起。

在《我是大赢家》节目中是倾向于“全家齐分享”式营销,无论是奖品本身,还是大屏幕视频和现场道具中“白象大骨

面”logo的大量露出,或是选手选取渠道的参与,都让大骨面这个新产品在大骨面上市首发地河南地区的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打鱼音乐节则是专为年轻人量身打造。音乐节上“有骨气 做自己”的主题,更是将大骨面的“补钙”计划与音乐节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两者相得益彰,为年轻人打造了一场听觉盛宴。

据了解,白象大骨面已在河南省形成热销之势,并在郑州大学中迅速成为明星产品,而这种影响力正通过更多的口碑向外扩散。白象的这套“乾坤大挪移”虽然一分为二,各不干扰,但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也是对营销效果的保证。同时,再次反观白象的这两次娱乐营销事件,无论是《我是大赢家》的“持久战”,还是打鱼音乐节的“毕其功于一役”,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实现了“三赢”。白象的娱乐营销在明年能否继续高歌猛进或再创新玩法,还需拭目以待。

★吴克成专栏 心理红楼

好大一粒情种

种子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五指山下压上个三五百年,出来后照样是一条好汉——汉墓里出土的莲花种子一入土,汉代的莲花不是照样能在新世纪的水里开起来?情种的力量比一般种子更大。李碧华的小说《胭脂扣》里,情种一萌动,如花和十二少吞鸦片殉情——死都不怕。织女、白蛇、沉香他妈,不惜下嫁,天条都不顾。杜丽娘更绝,情种一发芽,杜丽娘马上起身还阳,大鬼小鬼扛着大刀都拦不住。

《红楼梦》里也不缺这样的情种,林黛玉属于颗粒比较大的。《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一回,林黛玉风闻得宝玉定了亲,也不辨真伪,从此就作践起自己——“被也不盖,衣也不添……也不肯吃药,只要速死……一日

竟是绝粒……奄奄一息,垂毙殆尽。”最后,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神瑛侍者也疯了。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男女主人公因爱情受到阻挠,殉情而死。心理学家把这故事化用过来,将青年男女爱情受阻时,爱焰越阻越旺的现象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这是因为人都有一种自主需要,希望有可供自己驰骋的疆土,尤其对待爱情,简直是寸土寸金,别人踏上半步,已觉丧权辱国,你再在上面乱点鸳鸯,还不跟你玩命?越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越高;轻易得到或已经得到的,其价值往往被人忽视。路边打个野鸡,回来剥皮脱毛,洗了炖一锅,吃过后抹抹嘴很快就忘了,谁会想上三天三

★武骏专栏 醋溜聊斋

夜叉吃醋

爱情具有排他性,不分男女。但是在婚姻中,喜欢“吃醋”的大多数是女人。因为相对而言,女人在婚姻中处弱势地位,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也会随着年龄增大逐渐减小,越是想牢牢抓住,越担心失去,所以更敏感,更敏锐。

适当“吃醋”,无伤大雅,把握得好,也能促进夫妻感情,让对方觉得还被在乎。过分疑神疑鬼,甚至不允许对方有一闪念的“想法”,就是自寻烦恼了。《笑林广记》记载,有一个惧内的人,做梦笑出了声,被老婆逼问,如实交代梦中娶了个小妾。老婆大怒,不仅罚他床头跪,还找棍子揍他一顿。老公说,我以后不做梦总可以了吧。老婆还不依不饶,你做梦娶小老婆我怎么会知道?老

公终于崩溃,那我以后不敢睡就是了。

吃梦中醋的女人确实过分,那有没有不吃醋的女人呢?有,她叫芸娘。芸娘是沈复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中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芸娘温柔娴静,善解人意,既能在平淡生活中创造情趣,又能红袖添香,识书解趣。可是,她最为人称道的地方是,真诚地功夫纳妾,丝毫没有嫉妒的意思。

芸娘的宽容,让男人们艳羨不已。至于芸娘是否有特异功能可将心里醋味默默咂摸出甜味,甚至是否有难言之隐,就不愿深究,宁愿相信她真的将爱升华了。

不管怎么意淫,不吃醋的女人还是难见。动不动打翻醋坛子倒是常态。不光人会吃醋,蒲松

龄笔下还描写了一个夜叉吃醋的故事。《聊斋志异·夜叉国》中,徐姓商人在海上被大风吹到了夜叉国,和一个母夜叉结了婚,并生下三个类人形的孩子。一天,徐妻出去觅食,徐一人独坐洞中,忽然别的洞过来了一母夜叉,想和徐私下欢好,徐不肯就范,被母夜叉强行推倒,关键时刻,徐妻回来,暴怒,一架打下来,把来犯的母夜叉耳朵都咬断了,直到那母夜叉丈夫过来才好不容易分开。从此,徐妻“每守徐,动息不相离”。

要知道,夜叉在传说中可是能吃善跑的怪物,连母夜叉都会吃醋,人想要超越本性就更难了。芸娘,能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八成是因为这样的女人现实生活中看不到。

★肖遥专栏 调侃西游

美女与野兽

美女与野兽搭配的经典案例是《格林童话》里的《美女与野兽》,美女是美丽的,野兽是善良的,他们的爱情是真实的。雨果的《笑面人》里美女爱思梅拉达是轻盈温暖的,怪物卡西莫多是耿直憨厚的,他们的爱情也是令人震撼的。这种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古典文学里却很罕见。

西游记版的美女与野兽是宝象国公主被迫和黄袍怪住在一起,黄袍怪对她忠心耿耿,有自己的房产(妖精洞)和专属的仆人(小妖),还会治老婆的心痛病,还会变戏法给老丈人看,还会变帅哥哄老婆……但据公主自己说“只因这妖精将我摄骗在此,他的法令又谨,我的步履又难,路远山遥,无人可传音信”。好像被拐卖的妇女一样身不由己。

《格林童话》里的美女与野兽能日久生情,然而宝象公主和妖怪相处了十几年生了两个孩子,

却没有生出情愫,孙悟空说自己要收拾那怪物,“只恐你与他情浓了,舍不得他。”公主把自己推个干干净净:“我怎的舍不得他?其稽留于此者,不得已耳!”

而另一对美女和野兽朱紫国王后金圣娘娘和金毛狮子的故事就更不乐观了。

专家认为婚姻是亲情、感情、性、物质各占四分之一,那么宝象国公主和黄袍怪虽然没有感情,但还有两个孩子连成的亲情维系,而朱紫国王后和金毛狮子简直什么也没有。从感情上来说,王后“只忆着朱紫君王;一时间,恨不离天罗地网”。而朱紫国国王为美人宁可抛江山,曾对孙悟空表示“若救得朕后,朕愿领三宫九嫔,出城为民,将一国江山尽付神僧,让你为帝”。

从性上来说狮子怪就更惨了,这个大美女穿了紫阳真人给的毒刺霓裳,“身上生了毒刺,手上有蜚阳之毒。自到麒麟山,与

那赛太岁三年,那妖更不曾沾身,但沾身就害身疼,但沾手就害手疼。”即便是物质上,狮子怪给王后的,她也分毫看不入眼:“穿的是貂裘,吃的是血食,只一味铺皮盖毯,那曾见缕锦金珠!”王后恨乌及乌,连金毛怪的下人也看不上,“这泼村怪,十分无状!想我在那朱紫国中,与王同享荣华之时,那太师宰相见了,就俯伏尘埃,不敢仰视……”

可见在中国古典爱情的搭配里美女和野兽的搭配明显是一场灾难。古代婚姻爱情故事里有妖精配书生,有仙女配农夫,都可以生儿育女其乐融融,但公主和妖怪的组合就成了毒药组合。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毕竟是世俗文化,更偏重于实用的过日子,宁可不讲物质上门当户对也要讲外貌上珠联璧合,总有一方面能让两人比翼双飞的,至于太过精神性的,只关乎心灵的爱情,基本上不提提倡不颂扬。